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五十七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姪悅 子緒 緒子季安 田弘正子布

張孝忠子茂昭 茂昭子克勤 弟茂宗 茂和 陳楚附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為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為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

累停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禄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為前鋒陷河洛禄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為前導偽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兇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為安史詿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為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

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戸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强力者萬人以自衞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戸版不籍於天府稅賦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賜實封千戸及昇魏州為大都督府

以承嗣為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不遜大歷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㟧欲邀旄節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㟧㟧率衆歸於承嗣十年薛㟧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洺州楊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廵磁相二州諷

其大將割耳剺面請承嗣為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參戎秩効用無聞常輔兇渠驅馳有素洎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嬴博流離思明繼釁趙魏堙厄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款誠寄之為理所以委授旌鉞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

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備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脅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為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既云相州騷擾隣境救災旋又更取磁

州重行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既空遠邇驚
陷更移兵馬又赴洺州實為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
乃衞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横加凌虐一門盡屠
無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宂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
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
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孑遺其為蓋在無赦欲行
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
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兹麾下

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迫巡
磁相仍刼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
剺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諠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
為憑此而可容何者為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
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
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
淄青節度李正已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
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掎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

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貳倉黄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為馬燧李忠臣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魏衛相磁洺等七州復為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弟廷

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紀紳縉等維為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為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歷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為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

義傾財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歷末悦尚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悦軍七萬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悦偽亦順命即依符罷之既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既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悦乃盡出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悦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

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已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遣使說悅同為拒命悅乃與正已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蕚許士則為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長春符璘康愔為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而淄青李正已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逆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絶

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
臨洺將張伾為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
河陽李艽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
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衆遁走保洹水
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為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
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
昵於扈蕚以曹俊為貝州刺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洺大
為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

則攻尚書以逆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嶠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為尚書有矣今於臨洺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亾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毁悅復令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洹水馬燧等三帥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帥雖進頓兵於魏州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

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事今既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兾二大人在日為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悅既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令軍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勲無為俱死也乃自馬投地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

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一髻以為要誓於是將士自斷其髻結為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瑶悅從兄昻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為悅所害悅觀城内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為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既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㑹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

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爲深趙
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
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
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
旬朔之内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
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
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
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

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目惟司徒熟計之滔既

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郅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即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為後患乃遣小校鄭愷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為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逵及弟方逵背滔

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
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
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
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
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為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
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
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
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

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武俊戰勝滔必忌之即曰大夫二兄敗官軍馬司徒甲屈若此不宜迫人於險也武俊曰燧等連兵十萬皆是國之名臣一戰而北貽國之耻不知此等何面見天子耶然吾不惜放還但不行五十里必反相拒燧等至魏縣軍於河西武俊等三將壁於河東兩軍相持自七月至十月勝負未決悅感朱滔救助欲推為盟主滔判官李子牟武俊判官鄭儒等議曰古有戰國連衡誓約以

抗秦請依周末七雄故事並建國號為諸侯用國家正朔今年號不可改也於是朱滔稱兾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十一月一日築壇於魏縣中告天受之滔為盟主稱孤武俊悅納稱寡人滔以幽州為范陽府恒州為真定府魏州為大名府鄆州為東平府皆以長子為元帥偽冊之日其軍上有雲物稍異馬燧等望而笑曰此雲無知乃為賊瑞又其營地前三年土長高三尺餘魏州戶曹韋稔為土長頌曰益土之兆

也四年十月涇師犯闕諸帥各還本鎮悅滔武俊互相疑惑各去王號遣使歸國悅亦致書於抱真遣使聞奏興元元年正月加悅檢校尚書右僕射封濟陽王使並如故仍令給事中兼御史大夫孔巢父往魏州宣慰時悅阻兵四年身雖驍猛而性愎無謀以故頻致破敗士衆死者十七八魏人苦於兵革願息肩焉聞巢父至莫不舞忭悅方宴巢父為其從弟緒所殺緒承嗣第六子大歷末授京兆府叅軍承嗣卒時緒年幼稚承嗣慮諸

子不任軍政以從子悅便弓馬性狡黠故任遇之俾代
為帥守及緒年長悅以承嗣委遇之厚待緒等無間令
主衙軍緒兇險多過悅不忍嘗笞而拘之緒頗怨望常
俟釁隙會興元元年朝廷宥悅仍令孔巢父往宣慰悅
既順命門階徹警悅宴巢父夜歸緒率左右數十人先
殺悅腹心蔡濟扈㝢許士則等挺劍而入其兩弟止之
緒斬止者遂徑升堂悅方沉醉緒手刃悅并悅妻高氏
又入别院殺悅母馬氏自河北諸盜殘害骨肉無酷於

緒者緒懼衆不附奔出北門邢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遥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為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為留後明日歸罪於扈萼以其首狥然後稟於孔巢父遣使以聞時緒尤編居長為亂兵所殺遂以緒為留後朝廷授緒銀青光祿大夫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涇城以功授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元年以嘉誠公主出

降緒加駙馬都尉尋遷檢校左僕射封常山郡王食邑三千戶改封鴈門郡王食實封五百戶尋加同平章事初田悅性儉嗇衣服飲食皆有節度而緒等兄弟心常不足緒既得志頗縱豪侈酒色無度貞元十二年四月暴卒時年三十三贈司空賻賵加等子三人季和季直季安季和為澶州刺史季直為衙將季安最幼為嫡嗣季安字夔母微賤嘉誠公主蓄為巳子故寵異諸兄年數歲授左衛胄曹叅軍改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魏博

節度副大使累加至試光祿少卿兼御史大夫緒卒時
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為留後朝廷因授起復左金吾
衛將軍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節度營田觀察處
置等使服闋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進位
檢校司空襲封鴈門郡王未幾加金紫光祿大夫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安幼守父業懼嘉誠之嚴雖
無他才能亦麄脩禮法及公主薨遂頗自恣擊鞠從禽
色之娛其軍中政務大抵任狗情意賔僚將校言皆不

從免公主喪加檢校司徒元和中王承宗擅襲戎帥憲宗命吐突承璀為招撫使會諸軍進討季安亦遣大將率兵赴會仍自供糧餉師還加太子太保季安性忍酷無所畏懼有進士丘絳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為帥絳與同職侯臧不協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為下縣尉使人召還先掘坎於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瘞之其兇暴如此元和七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大尉子懷諫懷禮懷詢懷讓懷諫母元誼女及季安卒元氏召諸將欲立

懷諫衆皆唯唯懷諫幼未能御事軍政無巨細皆取決於私白身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將校衙軍怒取前臨清鎮將田興為留後遣懷諫歸第殺蔣士則等十餘人田興葬季安畢送懷諫於京師乃起復授右監門衛將軍賜第一區芻米甚厚田氏自承嗣據魏州至懷諫四世相傳襲四十九年而田興代焉

田弘正本名興祖延惲魏博節度使承嗣之季父也位終安東都護府司馬延惲生廷玠幼敦儒雅不樂軍職

起家為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令所至以良吏稱大歴中累官至太府卿滄州别駕遷滄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横海軍使承嗣與淄青李正巳恒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朝廷嘉之遷洺州刺史又改相州屬薛嵩之亂承嗣蠶食薛嵩所部廷玠守正字民不以宗門回避而改節建中初族姪悦代承

嗣領軍政志圖兇逆慮廷玠不從召為節度副使悅姦謀頗露廷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自兵亂已來謀叛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過其第而謝之廷玠杜門不納將吏請納建中三年鬱憤而卒弘正廷玠之第二子少習儒書頗通兵法善騎射勇而有禮伯父承嗣愛重之當季安之世為衙內兵馬使季

安惟務侈靡不卹軍務屢行殺罰弘正每從容規諷軍中甚賴之季安以人情歸附乃出為臨清鎮將欲捃摭其過害之弘正假以風痺請告灸灼滿身季安謂其無能為及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騃乃召弘正署其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蔣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為吾帥也衙兵數千詣興私第陳請興拒闗不出衆呼噪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

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軍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
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
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
晚自府歸第其兄融責興曰爾卒不能自晦取禍之道
也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加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
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仍賜
名弘正仍令中書舍人裴度使魏州宣慰賜魏博三軍

賞錢一百五十萬貫弘正既受節鉞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綱紀以正上下其或子不為子臣不為臣覆載莫可得容幽明所宜共殛臣家本邉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沭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早列偏裨驅馳戎馬之鄉不覩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縁難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累朝章荐及仍委旂旄錫封壤於全藩列

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伸但以靦冒知羞低徊自愧是知功榮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徼幸之來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以寵為憂伏念天寳已還幽陵肇亂山東奥壤悉化戎墟外撫軍馬内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事當食忘餐若稍假天年得奉宸筭兼弱攻昧抵亢擣虛竭鷹犬之資展獲禽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田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之優詔褒美弘

正樂閒前代忠孝立功之事於府舍起書樓聚書萬餘卷視事之隙與賓佐講論古今言行可否今河朔有沂公史例十卷弘正客為弘正所著也魏州自承嗣已來館宇服玩有踰常制者悉命徹毁之以正廳大侈不居乃視事于採訪使廳賓寮叅佐請之於朝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自弘正歸國幽恒鄆蔡有齒寒之懼屢遣客間說多方誘阻而弘正終始不移其操裴度明理體詞說雄辯弘正聽其言終夕不倦遂深

相結納由是奉上之意逾謹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李師道以弘正効忠又襲其後不敢顯助元濟故絶其掎角之援王師得致討焉俄而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承宗懼遣使求救於弘正遂表其事承宗遂納二子獻德棣二州以自解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横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

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顔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三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對於麟德殿叅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頒錫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戸仍以其兄檢校刑部尚書相州刺史融為太子賔客東都留司弘正三上章願留闕下憲宗勞之曰昨

韓弘至朝稱疾懇辭戎務朕不得不從今卿復請留意誠可尚然魏土樂卿之政隣境服卿之威為我長城不可辭也可亟歸藩弘正每懼有一旦之憂嗣襲之風不革兄弟子姪悉仕於朝憲宗皆擢居班列朱紫盈庭當時榮之十五年十月鎮州王承宗卒穆宗以弘正檢校司徒兼中書令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鎮兾深趙觀察等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伐有父兄之怨乃以魏兵二千為衛從十一月二十六日至鎮州時賜

鎮州三軍賞錢一百萬貫不時至軍衆諠騰以為言弘正親自撫喻人情稍安仍表請留魏兵為紀綱之僕以持衆心其糧賜請給於有司時度支使崔倰不知大體固阻其請凡四上表不報明年七月歸卒於魏州是月二十八日夜軍亂弘正并家屬叅佐將吏等三百餘口並遇害穆宗聞之震悼冊贈太尉賵賻加等弘正孝友慈惠骨肉之恩甚厚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崇飾日費約二十萬魏鎮州之財皆輦屬於道河北將

卒心不平之故不能盡變其俗竟以此致亂弘正子布
羣年布弘正第三子始弘正為田季安裨將鎮臨清布
年尚幼知季安身世必危密白其父帥其所鎮之衆歸
朝弘正甚奇之及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
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
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栅下郾城布皆有功擢授
御史中丞時裴度為宣撫使嘗觀兵於沱口賊將董重
質領驍騎遽至布以二百騎突出溝中擊之俄而諸軍

大集賊乃退去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十三年丁母憂起復舊官十五年冬弘正移鎮成德軍仍以布為河陽三城懷節度使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弘亦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人以忠勤多田氏長慶元年春移鎮涇原其秋鎮州軍亂害弘正都知兵馬使王廷湊為留後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無以捍廷湊之亂且以魏軍田氏舊旅乃急詔布至起復為魏博節度使仍遷檢校工部尚書令布乘傳之鎮

布喪服居堊室去旌節道從之飾及入魏州居喪御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牙將史憲誠出巳麾下謂必能輸誠報効用為先鋒兵馬使精銳悉委之時屢有急詔促令進軍十月布以魏軍三萬七千討之結壘於南宮縣之南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栅時朱克融囚張弘靖據幽州與廷湊犄角拒命河朔三鎮素相連衡憲誠陰有異志而魏軍驕侈怯於格戰又屬雪

寒糧餉不給以此愈無鬬志憲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顔合勢東救深州其衆自潰多為憲誠所有布得其衆八千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與師而將卒益倨咸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若使復戰皆不能也布以憲誠離間度衆終不為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畧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不敢忘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

拜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自刺曰上以謝君
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
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焉穆宗聞之駭嘆廢
朝三日詔曰故魏博節度使起復寧遠將軍檢校工部
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田
布朕以寡昧臨御萬邦威刑不能禁干紀之徒道化不
能馴多僻之俗致使上公罹禍田氏銜寃爰整旅以徂
征每終食而浩嘆自茲弔伐驟歷寒暄雖良將銳師率

皆協力而俟時觀釁未即齊驅嗟我誠臣結其哀憤引遷延之咎以自刻責奮決烈之志以謝君親白刃寘於肝心鴻毛論其生死忠臣孝子一舉兩全晉稱卞氏之門漢表尸鄉之節比方於布今古為鄰況其臨命須臾處之不撓載形章表益深衷悃間使發緘悼心疾首從先臣於厚載爾則無愧覩遺像於麟閣子何所堪端拱崇名職埀彛典據斯以報聊攄永懷可贈尚書右僕射布子在宥大中年為安南都護頗立邊功羣太和八年

為少府少監充入吐蕃使歷棣州刺史安南都護會
昌初為豐州刺史天德軍使歷武寧軍節度使大中朝
為兗海節度使移鎮天平軍諸子皆以邊上立功累更
藩鎮以忠義為談者所稱

張孝忠本奚之種類曾祖靖祖遜代乙失活部落酋帥
父謐開元中以衆歸國授鴻臚卿同正以孝忠貴贈戶
部尚書孝忠以勇聞於燕趙時號張阿勞王沒諾干二
人齊名阿勞孝忠本字沒諾干王武俊本字孝忠形體

魁偉長六尺餘性寛裕事親恭孝天寶末以善射授内
供奉安禄山奏為偏將破九姓突厥先登陷陣以功授
果毅折衝禄山史思明繼陷河洛孝忠皆為其前鋒史
朝義敗入李寶臣帳下上元中奏授左領軍郎將累加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試殿中監仍賜名孝忠歷飛狐高
陽二軍使李寶臣以孝忠謹重驍勇甚委信之以妻妹
昧谷氏妻焉仍悉以易州諸鎮兵馬令其統制前後居
城鎮十餘年甚著威惠田承嗣之冦冀州也寶臣俾孝

忠以精騎數千禦之承嗣見其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
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及寶臣與朱滔戰於瓦橋
常慮滔來攻故以孝忠為易州刺史選精騎七千配焉
使扞幽州奏授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封范陽郡王旣
而寶臣疑忌大將殺李獻誠等四五人使召孝忠孝忠
懼不往寶臣使孝忠弟孝節召焉孝忠命孝節復命曰
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孝忠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
之不覲於朝慮禍而已無他志也孝節泣曰兄不行吾

歸死矣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留無患也乃歸果無患無幾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命朝廷詔幽州節度使討之滔以孝忠宿將善戰有精兵八千在易州慮軍興則撓其後乃使判官蔡雄説孝忠曰惟岳小子驕貴不達人事輒拒朝命滔奉命伐罪使君何用助逆不自求多福耶今昭義河東攻破田悅淮西李僕射收下襄陽梁崇義投井而卒臨漢江而誅者五千人即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亡可見也使君誠能去逆効順必受

重任有先歸國之功矣孝忠然之乃遣衙官隨雄報滔又遣易州錄事參軍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授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使便令與滔合兵攻惟岳仍賜實封二百戶其弟孝義及孝忠三女已適人在恒州者悉為惟岳所害孝忠甚德滔之保薦以其子茂和聘滔之女契約甚密遂合兵破惟岳之師於束鹿惟岳遁歸恒州滔請乘勝襲之孝忠仍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

於朱司徒相信至矣今逆冠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諭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恒州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鬬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吾壁義豐坐待惟岳之殄滅耳既而朱滔屯東鹿不敢進軍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首以獻如孝忠所料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恒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恒州孝忠

既降政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
尚書為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王
武俊謀叛將救田悅於魏州慮孝忠踵後滔軍將發復
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曰李惟岳背國作逆孝忠歸國今
為忠臣孝忠性直業已効忠不復助逆矣往與武俊同
行且孝忠與武俊俱出蕃部少長相狎深知其心僻能
翻覆語司徒當記鄙言忽有蹉跌始相憶也滔又啗以
金帛終拒而不從易定居二兇之間四面受敵孝忠脩

峻溝壘感勵將士竟不受二兇之熒惑議者多之又加
檢校左僕射實封至三百戶後孝忠為朱滔侵逼詔神
策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率師援之孝忠以女妻晟
子憑與晟戮力同心整訓士衆竟全易定賊不敢深入
及上幸奉天令大將楊榮國提鋭卒六百從晟入關赴
難收京城榮國有功興元元年正月詔以本官同平章
事滄州本隸成德軍既移隷義武其刺史李固烈者惟
岳妻兄也請還恒州是歲孝忠遣牙將程華往滄州交

檢府藏固烈輜車數十乘上路滄州軍士呼曰士皆菜色刺史不垂賑卹乃捆載而歸官物不可得也殺固烈而剽之程華聞亂由竇而遁將士追之謂曰固烈貪暴已誅之矣押牙且知州務孝忠即令攝刺史事及朱滔王武俊稱偽國華與孝忠阻絶不能相援華嬰城拒賊一州獲全朝廷嘉之乃拜華滄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横海軍使仍改名日華令每歲以滄州稅錢十二萬貫供義武軍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

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豆䵚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為一時之賢將也三年加檢校司空仍以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其妻鄧國夫人昧谷氏入朝執親迎之禮上嘉之賞賚隆厚五年七月為將佐所惑以兵入蔚州尋詔歸鎮仍以擅興削檢校司空七年三月卒時年六十二廢朝三日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傅再贈魏州大都督冊贈太師謚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茂昭本名昇雲幼有志氣好儒書

以父蔭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易定觀察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起復左金吾衛大將軍充節度觀察留後仍賜名茂昭元年正月授節度使累遷檢校僕射司空二十年十月入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詞情忠切德宗聳聽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於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用珍幣甚厚仍以其第三男克禮尚晉康郡主德宗方欲委之以邊任明年晏駕茂昭入臨於太極殿每朝

晡預列聲哀氣咽人皆奬其忠懇順宗聽政加中書門下平章事且令還鎮賜女樂二人三表辭讓及中使押犢車至第茂昭立謂中使曰女樂出自禁中非臣下所宜目覩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嘗受此賜不讓為宜茂昭無四賢之功述職入覲人臣常禮忝何當此寵賜後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賞順宗聞之深加禮異允其所讓又錫安仁里第亦固讓不受元和二年又請入覲五上章懇切憲宗許之冬十月至京師留數月詔令歸

鎮茂昭願奉朝請於闕下不許加太子太保復令還鎮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三鎮之師合義武軍為恒州北道招討茂昭創廩廄開道路以待西軍屬正月望夜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前後三夜不止行人不閉里門今外道軍戎方集請如軍令茂昭曰三鎮兵馬官軍也安得言外道放燈一如常歲使長男克讓與諸軍分道並進克讓渡木刀溝與賊接戰屢勝茂昭親擐甲冑為諸軍前鋒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洗雪承宗

乃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自安史之亂兩河藩帥多阻命自固父死子代唯茂昭表請舉族還朝鄰藩累遣遊客間說茂昭志意堅決拜表求代者數四上乃命左庶子任簡迪為其行軍司馬乘驛赴之以兩郡之簿書管鑰符印付簡迪遣其妻季氏男克讓克恭等先就路將行誡之曰吾使爾曹侍親出易者庶後之子孫不為風俗所染則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行及晉州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

察等使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茂昭五刻乃罷又上表請遷祖考之骨墓于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六年二月疽發於首卒時年五十廢朝五日冊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一千端米粟三十碩喪事所須官給詔京兆尹監護謚曰獻武憲宗念其忠盡諸昆仲子姪皆居職秩仍詔每年給絹二千匹春秋分給克讓克恭官至諸衛大將軍小男克勤長慶中左武衛大將軍時有赦文許一子五品官克勤以

子㓜請準近例迴授外甥狀至中書下吏部員外郎判廢置裴夷直斷曰一子官恩在念功貴於延賞若無巳子許及宗男今張克勤自有息男妄以外甥奏請移於他族知是何人儻涉賣官實為亂法雖援近日勅例難破著定格文國章既在必行宅相恐難虛授具狀上中書門下克勤所請望宜不允遂為定例茂宗以父蔭累官至光禄少卿同正貞元三年許尚公主拜銀青光禄大夫本官駙馬都尉以公主㓜待年十三屬茂宗母亡

遺表請終嘉禮德宗念茂昭之勲即日授雲麾將軍起復授左衛將軍同正駙馬都尉諫官蔣乂等論曰自古以來未聞有駙馬起復而尚公主者上曰卿所言古禮也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為婚嫁者卿何苦固執又奏曰臣聞近日人家有不甚知禮教者或女居父母服家既貧乏且無强近至親即有借吉以就親者至於男子借吉婚娶從古未聞今忽令駙馬起復成禮實恐驚駭物聽況公主年幼更俟一年出降時既未失且合禮經

太常博士韋彤裴堪曰伏見駙馬都尉張茂宗猶在母
喪聖恩念其亡母遺表所請許公主出降仍令茂宗即
吉就婚者伏以夫婦之義人倫大端所以關雎冠於詩
首者王化所先也天屬之親孝行為本所以齊斬五服
之重者人道之厚也聖人知此二端為訓人之本不可
變也故制婚禮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嗣至若墨衰奪
情事緣金革若使茂宗釋衰服而衣冕裳去堊室而為
親迎雖云輟哀借吉是亦以凶瀆嘉伏願抑茂宗亡母

之請顧典章不易之義待其終制然後賜婚德宗不納竟以義章公主降茂宗自是以戚里之親頗承恩顧元和中為閑廄使國家自貞觀中至於麟德國馬四十萬匹在河隴間開元中尚有二十七萬雜以牛羊雜畜不啻百萬置八使四十八監占隴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員千里自長安至隴右置七馬坊為會計都領岐隴間善水草及闕田皆屬七馬坊至麟德以後西戎陷隴右國馬盡散監牧使與七馬坊名額盡廢其地利因歸

於閑廐使竇應中鳳翔節度使請以監牧賦給貧民為業土著相承十數年矣又有别勑賜諸寺觀凡千餘頃及茂宗掌閑廐與中尉吐突承璀善遂恃恩舉舊事並以監收地租歸閑廐司茂宗又奏麟遊縣有岐陽馬坊按舊圖地方三百四十頃制下閑廐司檢計百姓紛紜論訴節度使李惟簡具事上聞詔監察御史孫革往按問之革還奏曰天興縣東五里有隋故岐陽馬坊地在其側蓋因監為名與令岐陽所指百姓侵占處不相接

皆有明驗茂宗怒恃有中助誣革所奏不實又令侍御史范傳式覆按乃附茂宗盡翻前奏遂奪居人田業皆屬閑廐乃罷革官長慶初岐人論訴不已詔御史按驗明白乃復以其地還百姓貶傳式官茂宗俄授左金吾衛大將軍長慶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兼兖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兖海沂節度等使加檢校兵部尚書太和五年入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衛使轉左龍武統軍卒茂和元和中為左武衛將軍裴度為淮西行營處置用兵

討吳元濟建牙赴行營奏用茂和為都押衙茂和嘗以膽氣才略自贊於相府故度奏用之茂和慮度無功准蔡不可平乃辭之以疾度怒甚奏請斬茂和以厲行者憲宗曰予以其家門忠順為卿遠貶後復用為諸衛將軍卒

陳楚者定州人茂昭之甥少有武幹為義勇牙將事茂昭每出征伐必令典精卒隨茂昭入朝授諸衛大將軍元和十二年義武軍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兵亂乃除

楚易定節度令馳傳赴任亂猶未彌楚夜馳入州城楚家世久在定州軍中部校皆楚之舊卒人情大悅軍卒帖然轉河陽三城懷節度使前後亟立戰功入為龍武統軍長慶三年卒

史臣曰朝廷治亂在法制當否形勢得失而已秦人叛上法制失也漢道勃興形勢得也臣觀開元之政舉坐制百蠻天寶之法衰遂淪四海玄宗一失其勢横流莫救地分於羣盜身播於九夷河朔二十餘州竟為盜穴

諸田兇險不近物情而弘正孝忠頗達人臣之節沂國力善無報殆天意之好亂惡治歟茂昭忠梗有禮明禍福大端近代之賢侯也

贊曰田宗不令禍謡無應謂天輔仁胡覆弘正茂昭知止終以善勝孰生厲階上失威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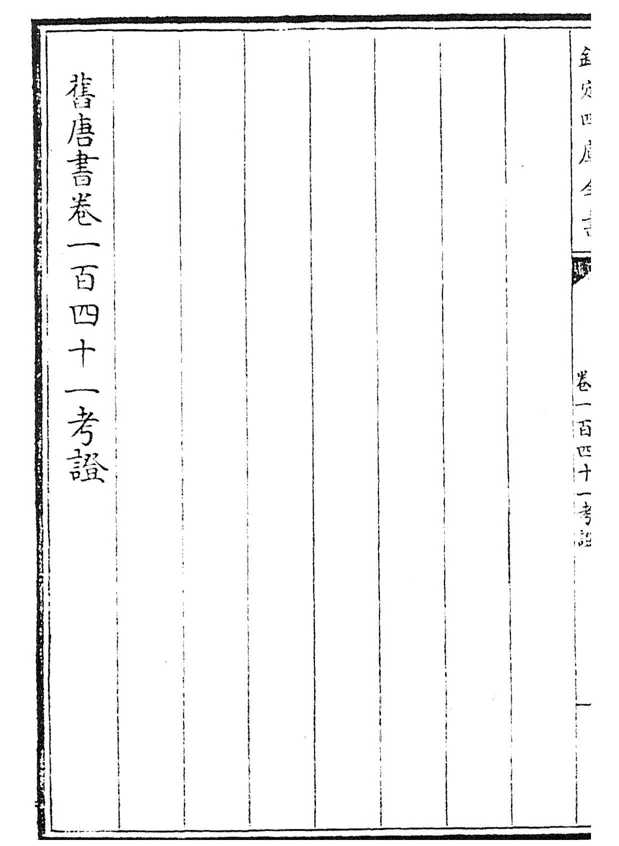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田承嗣傳十三年九月卒○新書作十四年臣酉按舊書代宗紀亦作十四年九月作三月未知孰是

田布傳十五年秋弘正移鎮○臣酉按弘正傳十月王承宗卒十一月弘正至鎮州皆十五年冬事也秋字誤今改正

張茂宗傳特舉恩舊事○沈炳震本作恃恩舉舊事今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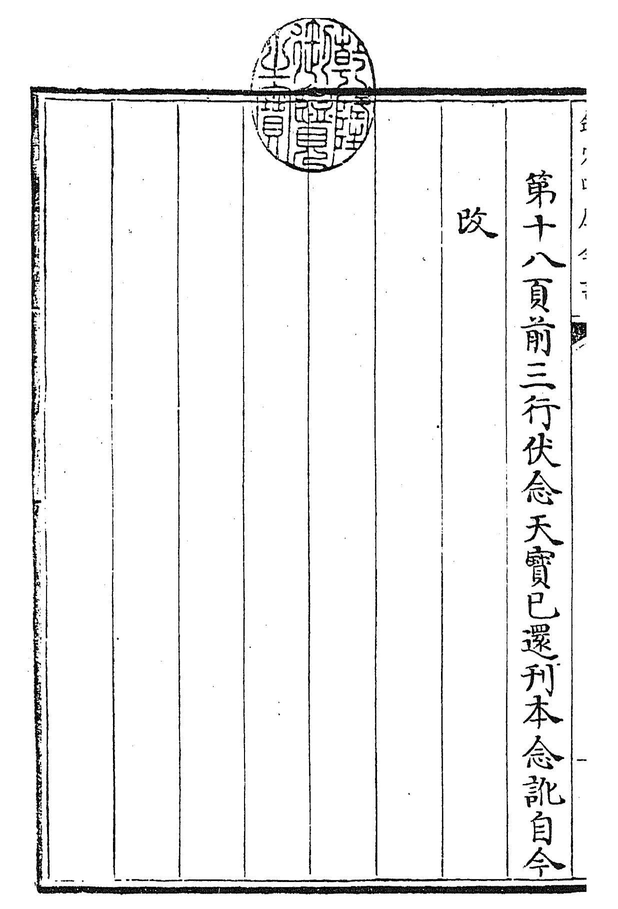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四十第九頁後四行曾不知恩案此句上下疑有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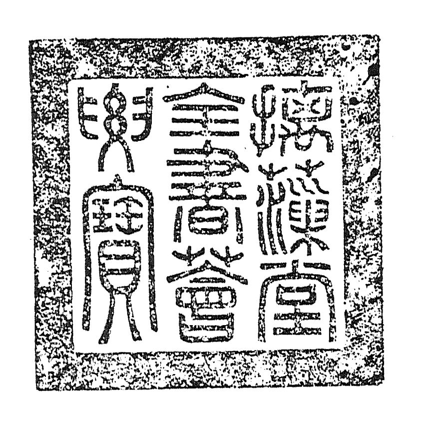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二行於成都府西洋灌田案新書洋作羊與此異

卷一百四十一第一頁後八行鄭州刺史刊本鄭訛鄭據新書藩鎮傳改

第十二頁前一行諸帥各還本鎮刊本帥訛師據馬燧傳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伏念天寶已還刋本念訛自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九十二

李寶臣子惟岳　惟誠　惟簡　惟簡子元本

王武俊子士真　士平　士則　士真子承宗　承元

王廷湊子元逵　元逵子紹鼎　紹懿　紹鼎子景崇　景崇子鎔

李寶臣范陽城旁奚族也故范陽將張鎖高之假子故

姓張名忠志幼善騎射節度使安禄山選爲射生官天寶中隨禄山入朝玄宗留爲射生子弟出入禁中及禄山叛忠志遁歸范陽禄山喜録爲假子姓安常給事帳中禄山兵將指闕使忠志領驍騎八千人入太原刦太原尹楊光翽忠志挾光翽出太原萬兵追之不敢近禄山使董精甲扼井陘路軍於土門安慶緒僞署爲恒州刺史九節度之師圍慶緒於相州忠志懼獻章歸國肅宗因授恒州刺史及史思明復渡河僞授忠志工部尚

書恒州刺史恒趙節度使統衆三萬守常山及思明敗不受朝義之命乃開土門路以內王師河朔平定忠志與李懷仙薛嵩田承嗣各舉其地歸國皆賜鐵券誓以不死因授忠志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恒州刺史實封二百戶仍舊爲節度使乃以恒州爲成德軍賜姓名曰李寶臣時寶臣有恒定易趙深冀六州之地後又得滄州步卒五萬馬五千疋當時勇冠河朔諸帥寶臣以七州自給軍用殷積招集亡命之徒繕閱兵仗與

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等連結姻婭互爲表裏意在以土地傳付子孫不稟朝旨自補官吏不輸王賦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爲玄宗眞容擬佛之制及安史之亂賊之所部悉鎔毀之而恒州獨存由是寶封百戸初寶臣正已皆爲承嗣所易寶臣弟寶正娶承嗣女在魏州與承嗣子維擊鞠寶正馬馳駭觸殺維承嗣怒縶寶正以告寶臣謝爲教不謹緘杖令承嗣以示責承嗣遂鞭殺之由是交惡大歷十年寶臣正已更言承嗣

之罪請討之代宗欲因其相圖乃從其請時幽州節度
留後朱滔方恭順朝廷詔滔與寶臣及太原之師攻其
北正已與滑亳河陽江淮之師攻其南寶臣正已會軍
于棗彊椎牛釃酒犒勞將士仍頒優賞寶臣軍賞厚正
已軍賞薄既罷會正已軍中咄咄有辭正已聞懼有變
即時引退由是寶臣朱滔共攻承嗣之滄州連年未下
時承嗣使腹心將盧子期攻邢州城將陷寶臣發精卒
赴救擊敗之擒子期來獻河南諸將又大破田悦于陳

留正已收承嗣之德州以重兵臨其境指期進討承嗣大懾遂求解於寶臣寶臣不許初正已將發兵使人至魏承嗣因之及是乃厚禮遣歸發使與俱具列境內戶口兵糧之數悉以奉正已且告曰承嗣老矣今年八十有六形體支離無日月焉已子不令悅亦孱弱不足保其後業今之所有爲公守耳曷足辱公師旅焉立使者于廷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已形焚香事之如神謂人曰眞聖人也正已聞之且得其歡乃止諸軍莫敢進者

承嗣止正己無南軍之虞又知范陽寶臣故里生長其間心常欲得之乃勒石爲讖宻瘞寶臣境内使望氣者云此中有王氣寶臣掘地得之有文曰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作伴入幽燕二帝指寶臣正己也承嗣又使客諷之曰公與朱滔共舉取吾滄州設得之當歸國非公所有誠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奉獻可不勞師而致願取范陽以自効公將騎爲前驅承嗣率步卒從此萬全之勢寶臣喜以爲事合符命遂與承嗣通謀割州與

之寶臣乃密圖范陽承嗣亦陳兵境上寶臣謂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安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出軍寶臣密選精卒刼之戒其將曰取彼貌如射堂所懸者是時二軍不相虞有變滔與戰於瓦橋滔適衣他服以不識免承嗣聞與滔交鋒其壘已成乃旋軍使告寶臣曰河内有警急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遷左僕射封隴

西郡王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即位拜司空兼太子太傅寶臣名位既高自擅一方專貯異志妖人僞爲讖語言寶臣終有天位寶臣乃爲符瑞及靈芝朱草作朱書符又於深室齋戒築壇上置金匜玉斝云甘露神酒自出又僞刻玉爲印金填文字告境内云天降靈瑞非予所求不祈而至將吏無敢言者妖輩慮其詐發乃曰相公須飲甘露湯即天神降寶臣然之妖人寘堇湯中飲之三日而卒寶臣暮年益多猜忌以惟岳

暗懦諸將不服卽殺大將辛忠義盧俶定州刺史張南容趙州刺史張彭老許崇俊等二十餘人家口沒入自是諸將離心建中二年春卒時年六十四廢朝三日冊贈太保子惟岳惟誠惟簡寶臣卒時惟岳爲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仍遣使上表求襲父任朝旨不允魏博節度使田悅上章保薦請賜旌節不許惟岳乃與田悅李正己同謀拒命判官邵眞泣諫以爲不可惟岳暗懦初雖聽從終爲左右所惑而止而所與圖議皆姦吏胡

震家人王他奴等唯勸拒逆爲事惟岳舅谷從政者有智畧爲寶臣所忌移病不出至是知惟岳之謀慮其覆宗乃出諫惟岳曰今天下無事遠方朝貢主上神武必致太平如至不允必至加兵雖大夫恩及三軍萬一不捷孰爲大夫用命者又先朝相公與幽帥不協今國家致討必命朱滔爲帥彼嘗切齒今遂復讐可不懼乎又頃者相公誅滅軍中將校其子弟存者口雖不言心寧無憤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往者田承嗣佐安祿山史思

明謀亂天下干征百戰及頃年侵擾洺相等州爲官軍所敗及貶永州仰天垂泣賴先相公佐佑保援方獲赦宥若雷霆不收承嗣豈有生理今田悅兇狂何如承嗣名望苟欲坐邀富貴不料破家覆族而況今之將校罕有義心因利乘便必相傾陷爲大夫晝久長之計莫若令惟誠知留後大夫自速入朝國家念先相公之功見大夫順命何求而不得今與羣逆爲自危之計非保家之道也惟岳亦素忌從政皆不聽竟與魏齊謀叛既而

惟岳大將張孝忠以郡歸國朝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討之惟岳以精甲屯束鹿以抗之田悅遣大將孟佑率兵五千助惟岳建中三年正月朱滔孝忠大破恒州軍於束鹿惟岳燒營而遁惟岳大將趙州刺史康日知以郡歸國惟岳乃令衙將衛常寧率士卒五千兵馬使王武俊率騎軍八百同討日知武俊既出恒州謂常寧曰武俊盡心於本使大夫信讒頗相猜忌所謂朝不謀夕豈圖生路且趙州用兵捷

與不捷武俊不復入恒州矣妻子任從屠滅且以殘生往定州事張尚書去也孰能持頸就戮常寧曰中丞以大夫不可事且有詔書云斬大夫首者以其官爵授自大夫拒命以來張尚書以易州歸國得節度使令聞日知已得官爵觀大夫事勢終爲朱滔所滅此際轉禍爲福莫若倒戈入使府誅大夫以取富貴也況大夫暗昧左右誑惑其實易圖事茍不捷歸張尚書非晚武俊然之三年閏正月武俊與常寧自趙州迴戈達明至恒武

俊子士眞應於内武俊兵突入府署遣虞任越刼擒惟岳縊死於戟門外又誅惟岳妻父鄭華及長慶王佗奴等二十餘人傳首京師惟誠惟岳異母兄以父蔭爲殿中丞累遷至檢校戸部員外郎好儒書理道寶臣愛之委以軍事性謙厚以惟岳嫡嗣讓而不受同母妹嫁李正己子納寶臣以其宗姓請惟誠歸本姓又令入仕於鄆州爲李納營田副使歴兗淄濟淮四州刺史竟客死東平惟簡寶臣第三子初王武俊既誅惟岳又械惟簡

送京師德宗拘於客省防伺甚峻朱泚之亂惟簡斬關而出赴奉天德宗嘉之用爲禁軍將從渾瑊率師討賊頻戰屢捷加御史中丞從幸山南得元從功臣之號封武安郡王後授左神威大將軍轉天威統軍元和初檢校戸部尚書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俄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元和十三年正月卒贈尚書右僕射子元本生於貴族輕薄無行初張茂昭子克禮尚襄陽公主長慶中主縱恣不法常遊行市里有士族子薛樞薛渾者倶

得幸於主尤愛渾每詣渾家謁渾母行事姑之禮有吏誰何者即以厚賂啗之渾與元本偕少年遂相誘掖元本亦得幸於主出入主第張克禮不勝其忿上表陳聞乃召主幽於禁中以元本功臣之後得減死杖六十流象州樞渾以元本之故亦從輕杖八十長流崖州

王武俊契丹怒皆部落也祖可訥干父路俱開元中饒樂府都督李詩率其部落五千帳與路俱南求襲冠帶有詔褒美從居薊武俊初號没諾干年十五能騎射上

元中爲史思明恒州刺史李寶臣裨將寶應元年王師入井陘將平河朔武俊謂寶臣曰以寡敵衆以曲遇直戰則離守則潰銳師遠鬬庸可禦乎寶臣遂徹警備以恒定深趙易五州歸國與王師協力東襲遺寇寶臣除恒定等州節度使以武俊搆謀奏兼御史中丞充本軍先鋒兵馬使大歷十年田承嗣因薛嵩死兼有相衛磁邢洺五州承嗣遣將盧子期寇磁州詔令寶臣與李正己李勉李承昭田神玉朱滔李抱眞各出兵討之諸軍

與子期戰於清水大破之寶臣將有節生擒子期以獻
代宗嘉其功使中貴人馬承倩賚詔宣勞承倩將歸止
傳舍寶臣親遺百縑承倩詬詈擲出道中寶臣顧左右
有愧色還休府中諸將散歸寶臣潛伺屏間獨武俊佩
刀立於門下召入解刀與語曰見向者頑豎乎武俊曰
今閣下有功尚爾寇平後天子以幅紙之詔召置京下
一匹夫耳可乎寶臣曰爲之若何武俊曰不如玩養承
嗣以爲己資寶臣曰今與承嗣有釁矣可推腹心哉武

俊曰勢同患均轉寇讐為父子欬唾間若傳虛言無益也今中貴人劉清譚在驛斬首送承嗣立質妻孥矣寶臣曰恐不能如此武俊曰朱滔爲國屯兵滄州請擒送承嗣以取信許之立選鋭士二千皆乘駿馬通夜馳三百里晨至滔營掩其不備滔軍出戰大敗擒類滔者滔故得脫自此寶臣與田承嗣李正已更相爲援皆武俊萌之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寶臣舊將易州刺史張孝忠以州順命遂以孝忠代寶臣俾惟岳護喪歸京

惟岳不受命建中三年正月詔朱滔張孝忠合軍討之惟岳與武俊復統萬餘衆戰於束鹿武俊率三千騎先進爲滔所敗惟岳遁走趙州刺史康日知遂以州順命惟岳令武俊統兵擊之日知遣人謂武俊曰惟岳孱微而無謀何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歲月下且惟岳恃田悅爲援前歲悅之丁勇甲卒塗地於邢州城下猶不能陷況此城乎復給僞手詔招武俊信之遂倒兵入恒州率數百騎入衙門使謂惟岳曰大夫舉兵與魏齊

同惡今田尚書已喪敗李尚書為趙州所間軍士自束
鹿之役傷痛軫心朱僕射强兵宿境内張尚書已授定
州三軍俱懼殞首喪家聞有詔徵大夫宜亟赴命不爾
禍在漏刻惟岳怖遽睢盱武俊子士眞斬惟岳持首而
出武俊殺不同已者十數人遂定傳首上聞授武俊檢
校秘書少監兼御史大夫恒州刺史恒冀都團練觀察
使實封五百戸以康日知為深趙團練觀察使時惟岳
偽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順命深州刺史楊榮國降朱

滔分兵鎮之朝廷既以定州屬張孝忠深州屬康日知武俊怒失趙定二州且名位不滿其志朱滔怒失深州因誘武俊謀反斥言朝廷遂連率勁兵救田悅時馬燧李抱真李芃李晟方討田悅敗悅於洹水後連歲暴兵然悅勢已蹙至是武俊朱滔復振起之悅勢益張十一月武俊使大將張鍾葵寇趙州康日知擊敗之斬首上獻是日武俊僭建國稱趙王以恒州為真定府偽命官秩朱滔田悅李納一同僭號分據所部各遣使勸誘蔡

州李希烈同僭位號四年三月希烈既爲周曾謀潰其腹心或傳希烈已死馬燧等四節度軍中聞之歡聲震外六月李抱眞使辯客賈林詐降武俊林至武俊壁曰是來傳詔非降也武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知大夫宿誠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間失意尚可謝朕四海主毫芒安可復念哉武俊曰僕虜將尚知存撫百姓天

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比戰勝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令不憚歸國以與諸侯盟約虜性直不欲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盪之僕首倡歸國不從者於以奉辭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既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十月涇原兵犯闕上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眞將還潞澤田悅說武俊與朱滔襲擊之賈林復說武俊曰今退軍前輜重後鋭師人心固一不可圖也且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大

傷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背田悅約賈林復說武俊曰大夫冀邦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滔心幽險王室強卽藉大夫援之畢卽思有併吞且河朔無冀國唯趙魏燕耳今朱滔稱冀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形矣若滔力制山東大夫須整臣禮不從卽爲所攻奪此時臣滔乎武俊投袂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能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遂南修好抱眞西連盟馬燧會興元元年德宗罪已大赦反側

二月武俊集三軍削僞國號詔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董晉中使王進傑自行在至恒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使琅琊郡王時朱泚僞冊滔爲皇太弟滔率幽澶勁卒誘迴紇二千騎已圍貝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反據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逼江漢李納尚反於齊田緒未爲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下纔十

二三海内蕩析人心失歸賈林又說武俊與抱眞合軍同救魏博爲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貝必下滔益數萬張孝忠見魏貝已拔必臣朱滔三道連衡兼統迴紇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免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山西河朔地盡入滔今乘魏貝未下孝忠未附公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耳此計就則聲振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自公則勲業無二也武俊歡然許之兩軍議定卜

日同征五月武俊抱眞會軍於鉅鹿東兩軍旣交滔震恐抱眞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傾壘出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計滔夜奔還幽州武俊班師表讓幽州盧龍節度使許之乃升恒州爲大都督府以武俊爲長史加檢校司徒實封七百戸餘如故車駕還京寵之逾厚子尚貴主子弟在孩稚者皆賜官名尋丁母憂起復加左金吾上將軍同正免喪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二年上念舊勲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七年六月卒
時年六十七廢朝五日羣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
事詔左庶子上公持節册贈太師賻絹三千匹布千端
米粟三千碩太常謚曰威烈德宗曰武俊竭忠奉國宜
賜謚忠烈子士眞士清士平士則士眞嗣士眞武俊長
子少驍悍冠於軍中沉謀有斷事李寶臣爲帳中親將
仍以女妻之寶臣末年慮身後諸子暗弱爲諸將所奪
屢行誅戮諸將離心武俊官位雖卑而勇畧邁世寶臣

惜其才不忍誅之而士真密結寳臣左右保護其父以是獲免惟岳之世尤加委任武俊亦盡心匡佐旣兵敗束鹿張孝忠康日知以地歸國受官賞惟岳稍貯防疑武俊謀自貶損出入不過三兩人左右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治命令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真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即令將兵攻趙州士

眞更宿於府衙與同職謀事及武俊倒戈士眞等數人擒惟岳出衙縊死之武俊領節鉞以士眞為副大使建中年武俊僭稱趙王於魏縣以士眞為司空眞定府留守充元帥及武俊破朱滔順命以武俊兼幽州盧龍軍節度使仍以士眞為副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還京進位檢校兵部尚書充德州刺史德棣觀察使封清河郡王十七年武俊卒起復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恒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成德軍節度恒冀深趙德棣等州觀

察等使尋檢校尚書左僕射順宗即位進位檢校司空士眞佐父立功備歷艱苦得位之後恬然守善雖自補屬吏賦不上供然歲貢貨財名爲進奉者亦數十萬比幽魏二鎮最爲承順元和元年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三月卒子承宗承元承通承迪承榮士清以父勲累加官至殿中少監同正元和初爲冀州刺史御史大夫封北海郡王早卒士平以父勲補原王府諮議貞元二年選尚義陽公主加秘書少監同正駙馬都尉元

和中累遷至安州刺史時公主縱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忿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不令出入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坐與中貴交結貶賀州司戶時輕薄文士蔡南獨孤申叔爲義陽主歌詞曰團雪散雪等曲言其遊處離異之狀往往歌於酒席憲宗聞而惡之欲廢進士科令所司網捉搦得南申叔貶之由是稍止及盜殺宰相武元衡旬日捕賊未獲士平與兄士則廷奏盜主於承宗既獲張晏等誅之乃以士平爲左金吾

衛大將軍及奪承宗官爵仍以士平襲父實封士則士平異母兄承宗既立為節度使不容諸父乃奔於京師用爲神策大將軍及承宗叛逆盜殺宰相士則請移貫京兆府諸鎮兵討承宗裴度言士則武俊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乃用士則爲邢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從昭義節度使郗士美討賊冀擕離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士美節制行止以兵自衛雖謁士美而衛兵如故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於辭氣士美惡

之客以狀聞乃以張遵代還承宗士眞長子河朔三鎭自置副大使以嫡長爲之承宗累奏至鎭州大都督府右司馬知州事御史大夫充都知兵馬使副大使元和四年三月士眞卒三軍推爲留後朝廷伺其變累月不問承宗懼累上表陳謝至八月上令京兆少尹裴武往宣諭承宗奉詔甚恭且曰三軍見迫不候朝旨今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以表丹懇由是起復雲麾將軍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工部尚書鎭州大都督府長史御

史大夫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又以德州刺史薛昌朝檢校右散騎常侍德州刺史御史大夫充保信軍節度德棣觀察等使昌朝故昭義節度使嵩之子婚姻於王氏入仕於成德軍故爲刺史承宗既獻二州朝廷不欲別命將帥且授其親將保信旌節未至德州承宗遣數百騎馳往德州虜昌朝歸真定囚之朝廷又加棣州刺史田渙充本州團練守捉使冀漸離之令中使景忠信往諭旨令遣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憲

宗怒下詔曰王承宗頃在苫廬潛窺戎鎮而内外以事
君之禮逆而必誅分土之儀專則有辟朕念其先祖嘗
有茂勲貸以私恩抑於公議使臣旁午以告諭孽童俯
伏以陳誠願獻兩州期無二事朕欲收其後效用以曲
全授節制於舊疆齒勲賢於列位况德棣本非成德所
管昌朝又是承宗懿親俾撫近隣斯誠厚渥外雖兩鎮
中實一家而承宗象恭懷姦肖貌稔禍欺裴武於得位
之後縲昌朝於受命之中豺狼之心飽之而愈發梟獍

之性養之而盈皃加以表疏之中悖慢斯甚式遏亂畧期於無刑恭行天誅干於有制可削承宗在身官爵詔左神策護軍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赴鎮州行營兵官招討處置等使會諸道軍進討神策兵馬使趙萬敵者王武俊之騎將也驍悍聞於燕趙具言進討必捷承璀因得兵柄與萬敵偕行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禁軍屢挫衂都將酈定進前擒劉闢有功號爲驍將又陷於賊唯范陽節度使劉濟易

定節度使張茂昭至劾忠赤戰賊屢捷而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反復難制陰附於賊憲宗密詔承璀擒之送于京師五年七月承宗遣巡官崔遂上表三封乞自陳首且歸過於盧從史其畧曰臣頃在苦盧綿歷時序恭守朝旨罔敢闕遺復奉詔書令獻州郡迫以三軍之勢不從孤臣之心令天兵四臨王命久絶白刃之下難避國刑殷憂之中轉積釁隙中由盧從史首爲亂階興天下之兵生海内之亂旣不忠於國又不孝於家當其間父

之喪已變爲臣之節迫脅天使瀆紊朝經而乃幸臣居喪敗臣求利上敢欺於聖主下不顧其死親矯情徒見於封章邪妄素萌於胷臆今搆禍者已就擒獲抱寃者實冀辯明況臣之一軍素守忠義横被從史離間君臣哀號轅門痛隔恩外伏冀陛下以天地之德容納爲心弘好生之仁許自新之路順陽和而布澤因雷雨以覃恩追念祖父之前勞俯觀臣子之來効特開湯網使樂堯年時朝廷以承璀宿師無功國威日沮頗憂會承宗

使至宰臣商量請行赦宥乃全以六郡付之承宗送薛昌朝入朝授以右武衛將軍承宗以國家加兵不勝誣從史姦計得行雖上章表謙恭而心無忌憚十年王師討吳元濟承宗與李師道繼獻章表請宥元濟其牙將尹少卿奏事因爲元濟游說少卿至中書見宰相論列語意不遜武元衡怒叱出之承宗益不順自是與李師道姦計百端以沮用兵四月遣盜燒河陰倉六月遣盜伏於靖安里殺宰相武元衡京師震恐大索旬日天子

爲之旰食是時承宗師道之盜所在竊發焚襄州佛寺斬建陵門戟燒獻陵寢宮欲伏甲屠洛陽憲宗赫怒命田弘正出師臨其境并隣道六節度之衆討之時方淮西用兵國用虛竭河北諸軍多觀望不進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率精兵壓賊壘欲乘釁而取之軍威甚盛承宗懼不敢犯俄詔權罷河北用兵併力淮西十二年十月誅吳元濟承宗始懼求救於田弘正十三年三月弘正遣人送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牙將石汎等詣闕請

命令於客舍安置又獻德棣二州圖印兼請入管内租稅除補官吏上以弘正表疏相繼重違其意乃下詔曰
帝者承天子人下臨萬國覩乾坤覆載之施常務其曲全用德刑撫御之方每先其弘貸叛則必伐服而捨之倣於典謨亦尚斯道朕祗符前訓纘嗣丕圖底寧方隅蕩滌氛祲上以攄祖宗之宿憤下以致黎庶之阜康思厚者生務去者殺至於包荒藏慝屈法伸恩苟衷誠之可矜則宥過而無大王承宗頃居喪紀見責於隣封後

領藩城受疑於朝野國恩雖厚時憲不容戚實自貽寵
非我絕百辟卿士昌言在廷四方諸侯飛奏盈篋竟請
致討爭先出軍尚復廣示招懷務存容納至於動衆事
豈願然開境慰羅其殺傷退舍爲伏其士伍取陷救溺
能無惨嗟以其先祖武俊有勞王室書於甲令銘在景
鍾雖再駕王師再從人欲而十代之宥常切朕懷近以
三朝稱慶八表流澤廣此鴻霈開其自新而承宗果能
翻然改圖披露忠懇遠遣二子進陳表章緘圖印以上

聞獻德棣之名部發囷奉粟并竈貢煙地頗帥於職方物請歸於司會且天子所臨莫非王土析茲舊服將表爾誠諒由效順之心悉見納忠之志抑而不撫何以示懷朕念此方亦猶赤子一物失所寢興靡寧忍驅樂土之人竟就陳原之戮既克剪暴常思止戈予之此心天地臨鑒況常山師旅舊有功勞將改往以修來誓酬恩而遷善鑒精誠之俱切俾渙汗而再敷曠滌乃愆斷於朕志復此殊渥當懷永圖承宗可依前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吏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仍令右丞崔從往鎮州宣慰承宗素服俟命乃以華州刺史鄭權爲德州刺史充橫海軍節度德棣滄景觀察等使明年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是歲李師道平承宗奉法逾謹請當管四州每州置錄事叅軍一員判司三員每縣令一員主簿一員吏補授皆聽朝旨十五年十一月卒贈侍中子知感知信在朝承元士眞第二子兄承宗既領節

鉞奏承元爲觀察支使朝議郎左金吾衛胄曹參軍兼監察御史年始十六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承宗不能用其言元和十五年冬承宗卒秘不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凉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先與議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幼欲使領事承元欲効

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視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無巨細決之叅佐崔䟽請帥天子嘉之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隣鎮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栢耆齎詔宣諭滑州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栢耆於館驛召諸將諭之諸將號哭諠譁承元詰之曰諸公以先世之故不欲承元失此意甚隆厚然奉詔遲留其罪大矣

前者李師道未敗時議赦其罪時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幸勿爲師道之事敢以拜請遂拜諸將泣涕不自勝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牙將李寂等十數人固留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命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授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祖母凉國夫人入朝穆宗命内宮筵待錫賚甚

厚俄而王廷湊殺田弘正據鎮州叛移鎮鄜坊丹延節度使便道請覲穆宗器之數召顧問未幾改鳳翔節度使鳳翔西北界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由是徑往入寇承元於要衝築壘分兵千人守之賜名曰臨汧城詔襲岐國公累加檢校左僕射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警承元奏益城以環之居鎮十年加檢校司空御史大夫移授平盧軍節度淄青登萊觀察等使時均輸鹽法未嘗行於兩河承元首請鹽法歸之有司

自是兗鄆諸鎮皆禀均輸之法承元寛恵有制所理稱治太和七年十二月卒於平盧時年三十三册贈司徒

王廷湊本迴鶻阿布思之種族世隸安東都護府曾祖曰五哥之事李寶臣父子王武俊養爲假子驍果善鬭武俊愛之以軍功累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贈越州都督祖末怛活贈左散騎常侍父升朝贈禮部尚書皆以廷湊貴加贈典祖父世爲王氏騎將累遷右職廷湊沉勇寡言雄猜有斷爲王承元衙内兵馬使初承元上稟朝

旨田弘正帥成德軍國家賞錢一百萬貫度支輦運不時至軍情不悅廷湊每抉其細故激怒衆心會弘正以魏兵二千爲衙隊左右有備不能間長慶元年六月魏軍還鎮七月二十八日夜廷湊乃結衙兵譟於府署遲明盡誅弘正與將吏家族三百餘人廷湊自稱留後知兵馬使將吏逼監軍宋惟澄上章請授廷湊節鉞穆宗怒下詔徵隣道兵仍以河東節度裴度充幽鎮兩道招撫使仍以弘正子涇原節度使布代李愬爲魏博節度

使令率魏軍進討又以承宗故將深州刺史牛元翼爲
成德軍節度使下詔購誅廷湊是月鎮州大將王位等
謀殺廷湊泄坐死者二千餘人時朱克融囚張弘靖廷
湊殺弘正合從搆逆謀拒王命兩鎮併力討除慮難應
接詔朝臣議其可否東川節度使王涯獻狀曰幽鎮兩
州悖亂天紀迷亭育之厚德肆狼虎之非心囚縶鼎臣
戕賊戎帥毒流州郡釁及賔寮凡在有情孰不痛憤伏
以國家文德誕敷武功繼立遠無不伏邇無不安矧茲

二方敢逆天理臣竊料詔書朝下諸鎮夕驅以貔貅問罪之師當猖狂失節之寇傾山壓卵決海灌螢勢之相懸不是過也但常山薊郡虞虢相依一時興師恐費財力罪有輕重事有後先譬之攻堅宜從易者如聞范陽肇亂出自一時事非宿謀迹亦可驗鎮州搆禍殊匪偶然扇諸屬城以兵拒境如此則幽薊之衆可示寛刑鎮冀之戎可資先討況廷湊闒茸不席父祖之資成德分離又多迫脅之勢今以魏博思復讐之衆昭義願盡敵

之師合之晉陽輔以滄德掎角而進實若建瓴盡屠其城然後北首燕路在朝廷不爲失信於軍勢實得機宜臣之愚誠切在於此臣又聞用兵若鬭先扼其喉今瀛鄚易定兩賊之咽喉也誠宜假之威柄戍以重兵俾其死生不相知間諜無所入而以大軍先進冀趙次臨井陘此一舉萬全之勢也於是命易定節度使開境以抗克融諸軍三面進討初以滄德爲重肩獨當一面重肩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重肩叔良有中

官之援朝辭日大言云賊不足破時廷湊合幽薊之兵圍深州梯衝雲合牛元翼嬰城拒守十一月杜叔良爲賊所敗衆皆陷没僅以身免乃以德州王日簡代之裴度率衆屯承天軍諸將挫敗深州危急乃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冀節度救深州仍以中官楊永和監光顔軍國家自憲宗誅除羣盜帑藏虛竭穆宗即位賞賜過當及幽鎮共起征發百端財力殫竭時諸鎮兵十五餘萬纔出其境便仰給度支置南北供

軍院既深入賊境輦運艱阻芻薪不繼諸軍多分番樵
採俄而度支轉運車六百乘盡爲廷湊邀而虜之兵食
益困賊圍深州數重雖光顔之善將亦無以施其方略
其供軍院布帛衣賜往往不得至院在途爲諸軍强奪
而懸軍深鬭者率無支給復又每軍遣内官一人監軍
悉選驍健者自衛羸懦者即戰以是屢多奔北而廷湊
克融之衆不過萬餘而抗官軍十五萬者良以統制不
一玩寇邀利故也宰相崔祐甫不曉兵家膠柱於常態

以至復失河朔旣無如之何遂議休兵而赦廷湊二年正月魏府牙將史憲誠誘其軍謀叛田布不能止其衆自潰於南宮二月詔赦廷湊仍授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等州觀察等使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至鎮州宣慰又遣中使銜命入深州監元翼赴鎮廷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幽鎮書以大義責之朱克融解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朝廷欲其稟命並

加克融檢校工部尚書三月元翼率十餘騎突圍出深州赴闕深州將校臧平以城降廷湊責其固守殺將吏一百八十餘人五月遣中使楊再昌至鎮州取牛元翼家族及田弘正骸骨廷湊曰弘正骸骨不知所在元翼家族請至秋發遣俄而元翼卒廷湊乃盡屠其家其酷毒如此自獲赦宥遂與朱克融史憲誠連衡相應謀拒朝廷太和初滄州李全略死其子同捷欲效河朔事求代父任文宗授以兖海節度使同捷不奉詔據郡構逆

以珍玩器幣妓女子弟投欵於廷湊及幽州李載義時載義初代克融輸誠効順盡送同捷所遣赴闕詔徵幽魏徐兖之師進討廷湊出兵撓魏北境以援同捷二年下詔絶廷湊進奉旣魏博將亓志沼以行營兵叛倒戈攻魏州諸軍擊志沼廷湊出兵應之史憲誠危急詔義武軍節度使李聽擊敗之志沼奔於廷湊三年六月誅李同捷尋又何進滔殺史憲誠據魏州朝廷厭兵誅之不果遂授進滔魏博節度八月廷湊遣使詣闕請罪朝

廷因而赦之依前檢校司徒成德軍節度使鎮兾自李
寶臣已來雖惟岳承宗繼叛而猶親隣畏法期自新之
路而兇毒好亂無君不仁未如廷湊之甚也又就加太
子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八年十一月卒冊
贈太尉累贈至太師子元逵爲鎮州右司馬兼都知兵
馬使廷湊卒三軍推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
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使累遷檢校
左僕射元逵素懷忠順頓革父風及領藩垣頗輸誠欵

歲時貢奉結轍於途文宗嘉之開成二年詔以壽安公主出降加駙馬都尉元逵遣段氏姑詣闕納聘禮段氏進食二千盤并御衣戰馬公主粧奩及私白身女口等其從如雲朝野榮之會昌中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擅領軍政武宗怒誅之命鄰藩分地而進討以元逵爲北面招討使詔至之日出師次趙州與魏博何弘敬同收山東三州元逵進攻邢州俄而賊將裴問高元武降元逵王釗安玉降何弘敬並拔三郡累遷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破劉稹功加太傅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大中十一年二月卒冊贈太師謚曰忠子紹鼎紹懿紹鼎時為鎮州大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起復授檢校工部尚書鎮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深冀趙觀察等使累加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其年七月卒贈司空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碩累贈司徒太尉又贈太傅子景胤景崇景嵩景晷景崇為嫡時年幼紹鼎卒宣宗以昭王

納爲鎮州大都督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兼御史中丞王紹懿本官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仍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太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又加檢校司空卒贈司徒景崇初為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賔客監察御史紹鼎卒出爲深州刺史兼殿中侍御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景崇於李父紹懿時爲鎮州大

都督府左司馬知府事都知兵馬使紹鼎卒三軍立紹
懿數月疾篤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託予以俟汝
成立今危惙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少年勉自負荷下禮
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訖而
卒時監軍在席奏其治命上嘉之詔起復忠武將軍守
左金吾衛將軍同正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
觀察留後仍賜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尋正授節度使檢
校工部尚書咸通中景崇以公主嫡孫特承恩渥季年

盜起徐方王師進討景崇令大將從諸軍徐寇平以功授檢校右僕射封太原縣男食邑三百戶祖母章惠長公主薨景崇居喪得禮朝野稱之起復左金吾衞上將軍同正進位檢校司空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檢校太尉趙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尋進封常山王丁母秦國夫人憂起復本官乾符末盜起河南黃巢犯闕駕幸劒南景崇與定州節度使王處存馳檄藩隣以兵附處存入關討賊奔問行在貢輸相繼關輔

平定以功眞拜太尉中和二年十二月卒子鎔時年十歲三軍推爲留後朝廷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時天子蒙塵九州鼎沸河東節度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脩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及方立平晉將李存孝侵鎔南部鎔求援於幽州幽帥李匡威率衆三萬赴之存孝退去景福元年鎔乘存孝有間於其帥乃出兵攻堯山晉帥遣大將李存質來援大敗鎮人於堯山死者萬計晉人乘勝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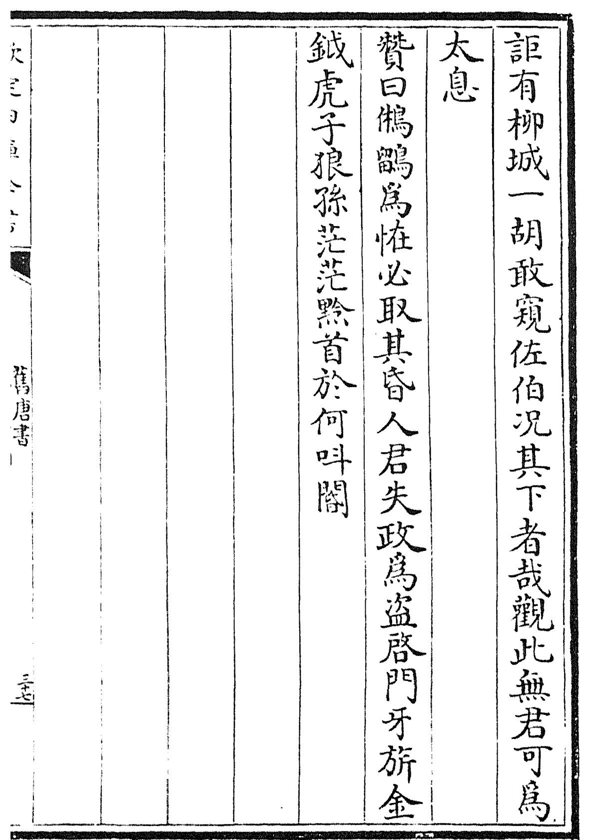
趙州鎔復求援於燕二年匡威率衆數萬來援會邢州節度使李存孝背其帥據城自固存孝單騎入鎮州與鎔面相盟約俄而李克用自率全師攻存孝時匡威離鎮後其弟匡籌奪據其位匡威退無歸路鎔感其援助之恩乃迎入府城築第以居之事之如父匡威亦盡心裨益軍中之事皆爲訓練是年五月鎔過匡威第陰遣部下伏甲刼鎔鎔抱持之鎔曰公誡止人勿倉卒吾爲晉人所困賴公獲濟猶吾父也軍政請公帥之卽並轡

歸府署鎮軍拒之竟殺匡威晉人知匡威死克用自率師至城下鎔出練二十萬犒勞修好而退及汴宋節度使朱全忠領鄆青三鎮兵强天下遣將葛從周張存敬寇陷邢洺二州乘勝北掠燕趙俄而全忠率親兵薄於城下鎔倉卒無備謂賓佐曰勢危矣計將安出判官周式者率先而對曰敵人迫我兵不能抗此可以理說耳請見梁帥圖之式即時出見全忠全忠逆謂式曰爾不必言王令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敝賦業已及此期於無

捨式曰公言過矣且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
覇業乃欲窮兵黷武困人於險難天下其謂公何全忠
喜引式袂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且君爲王令計如何
式曰但修好耳卽復見鎔請出牛酒貨幣以犒軍仍以
鎔子昭祚及牙將梁公儒李弘規子各一人從昭祚入
官於大梁全忠以女妻昭祚及全忠僭位天下無主鎔不
獲已行其正朔鎔累遷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中書
令仍賜敦睦保定大功臣上柱國封趙王食邑一萬五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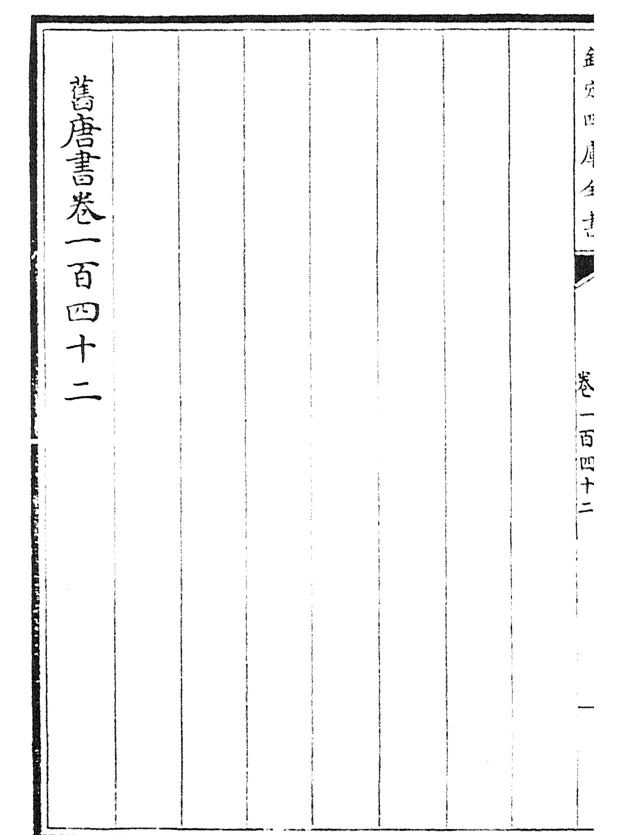
戸食實封一千戸襲食實封二百五十戸僞梁加尚書及唐室中興去僞尚書令之號天佑七年母魏國太夫人何氏卒起復本官十八年爲其大將王德明所殺至於赤族其後事在中興云

史臣曰土運中微羣盜孔熾竇臣附麗安史流毒中原終竊土疆爲國蟊賊加以武俊之狠狡爲其腹心或叛或臣見利忘義蛇吞蝮吐垂二百年哀哉王政不綱以至於此若使明皇不懈於開元之政姚崇久握於阿衡



詎有柳城一胡敢窺佐伯況其下者哉觀此無君可為太息

贊曰鵂鶹為恠必取其昏人君失政為盜啓門牙旂金鉞虎子狼孫茫茫黔首於何叫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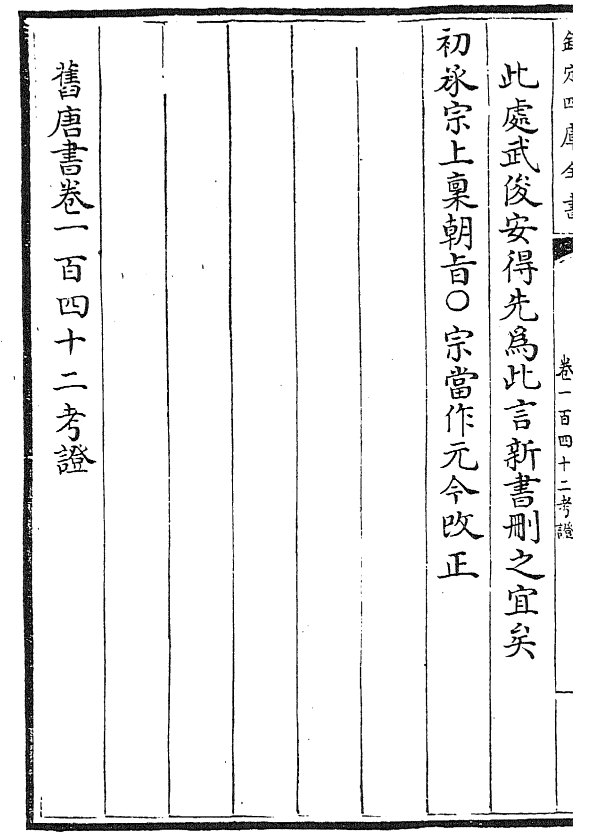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王武俊傳大夫舉兵與魏帥同惡○臣酉按下文田尚書魏也李尚書齊也此句不應專目魏帥新書魏齊同惡較是今從之

朱僕射強兵宿境内張尚書已授定州○臣酉按新書無張尚書文惟云幽州兵近在定張孝忠傳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之地朝廷于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爲節度其事在武俊斬惟岳之後



此處武俊安得先為此言新書删之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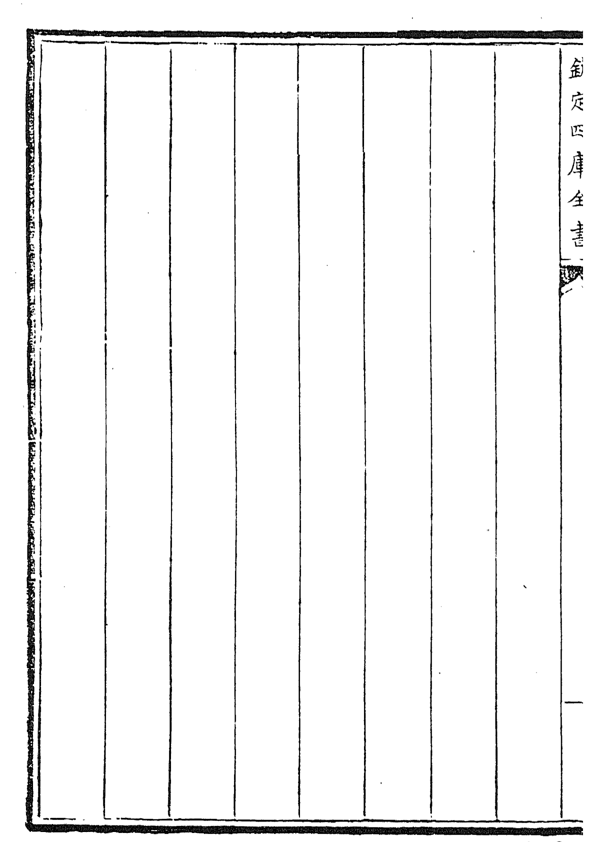
初承宗上稟朝旨○宗當作元今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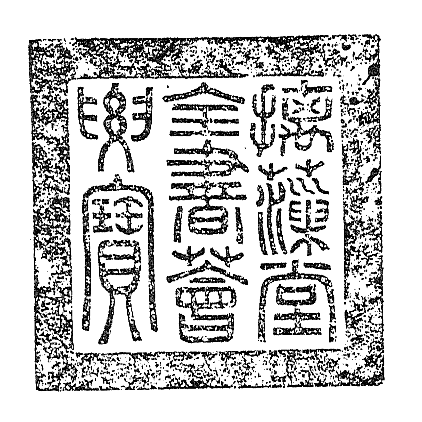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二考證

謹案第三十一頁前四行魏博將丌志沼刋本沼訛治下同據本書李晟傳及新書王廷湊傳改

第三十四頁後七行鎔乗存孝有間於其師刋本師訛師今改

第三十六頁前八行封趙王刋本脱封字今增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